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



其盛第一等進士并九吏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

出身進士及諸科並學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

音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志方

興文教抑武官非聽了蒙正等辭召令陞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

便於民者疾且以聞曰太祖之幸洛陽也洛陽人張齊賢獻十并

汾富民封姓女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心奸謹刑十策太祖仁見

使必問之齊賢以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心齊賢堅執其餘策皆

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心惟得一張齊賢自我

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

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

及九經凡一百二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庚辰詔以美名

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二月江南置監鑄銅錢廢李煜舊用鐵錢○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

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

殺而之以擗積貯骨出弃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明不絕民

其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心位會有訴者心戶部

太祖

暴

契丹

辛仲甫

節鎮

權

郭恕

負外郎知雜事雷德驥往鞠之繼勳其公所殺婢百餘人外斬繼勳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壽寺僧惠廣嘗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三月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推易局○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江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力經使之隸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夏四月甲寅契丹遣耶律敞等來助葬○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近者實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以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則使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廢墜云○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下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諱以何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命若更得仲甫數人朕何忘也○已卯附太祖神主于

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閏七月有司上諸州所圖○八月上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起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示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號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翰往察翰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帶天下之負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疆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翰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九月上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閱上與群臣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賜翰金帶○國子監主簿郭恕先以杖配隸登州恕先即忠恕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或踰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之為寶上

太平興國二年

效禽

召華
山道
士

吳越

不赦

秋試
非常

雅聞恕先名召為國子監主簿賜食其室今於大學講定先字
內侍押班賞神與嘗... 恕先曰聊以效顰爾... 恕先無檢局放縱敗度... 益縱酒謗議上怒故... 培地為穴度可谷而... 蓋尸解云○十一日... 度使進掌禁衛... 或見必命左右... 重威家奴重...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
直學士院湯... 盡收其圖籍凡... 引金水河注之... 少微至闕... 放曠雖居室... 數月遣還○已卯... 海節度使陳洪進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

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五月
吳越王俶上表獻所管三州一軍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
百八兵十萬五千二十六○命建曼權知兩浙諸州事錢氏地使氏
衆賦歛苛暴寧至來條奏請蠲除之詔從之○李光叡卒子繼為詞
○六月上注意治本深懲... 已巳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
以後京官幕職州縣官犯... 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得放
還已放還者有司不得叙用○九月甲申朔上御講武殿廣試禮部
合格人准士加論... 以三題為準得渤海... 以...
四人乙酉得諸科... 非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
之制故事禮部唯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詔自今審文館乃
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依次用韻○冬十月司農寺丞
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權右贊... 大夫
襲封宣公宣公辛酉詔免襲封文宣公家租稅○上初即位幸文獻庫
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
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
庫屬焉改封樞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別置封樞庫欲曠幽劍會...

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
庫屬焉改封樞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別置封樞庫欲曠幽劍會...

戒非時政

親征太原

北漢主降

駕不果○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御丹鳳樓
大赦受再尊號於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
州先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
地始奉太祖升筭焉○十二月乙丑幸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石
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
從之○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
為人上者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
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何東
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是歲初置文思院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
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徽問曰我今舉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
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
決○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上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
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
之主今日盍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
挺為諸國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鋹諛諧類此○癸卯新渾儀成

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為漢
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二月甲子車駕發京師二月庚辰朔駐驛于鎮州夏四月車駕發鎮
州幸太原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率眾先登矢集其腦
又中指傷甚猶力疾上促召至帷殿視其創傳以良藥上欲親幸洞
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
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
上乃止五月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癸未
督諸將急攻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
亡諭之北漢主上表納款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
罪臺下詔釋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
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
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勳知太原府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
而整其旅矣念漢祀之血食開劉鈞之生路何怨耶寧不得太原
毋失吾將士河寬即空太宗則不可以寬恕屢縱之也於是令
郡治文具焉於是幸講武臺習武事焉東南底定之時此伐之

決矣曹彬曰可吾從之薛居正曰不可吾不之從曰曹翰爾智勇
無雙其當城北面曰郝守潘爾技巧精嚴其理城西面天子又親
駕六師以從之鼓行而前士氣百倍身被八創亦甚亟矣而許均
爭雄足貫兩矢勢若殆也而荆嗣賈勇蠢爾范超當城之坤一駕
而後首尋爾郭不超當城之乾再駕而請命自是汾晉之民有生
意矣詩曰廣文之聲卒其伐功吾於平太原見之

會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
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
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
庚申車駕北征丁卯上躬擐甲曹率兵次歧溝契丹東易州刺史劉
禹以州降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庚午遲明次幽州城
南秋七月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
丹來救遂詔班師乙巳車駕至自范湯○初劉繼業為繼元扞太原
城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
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
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尋授左領軍衛
大將軍八月丁巳以業為鄭州防禦使○李繼筠卒弟繼捧立○初
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

會知上處乃止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
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
昭惶恐還宮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耶追
封魏王謚曰懿○九月丁亥初置皇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
為之○庚寅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契丹大入寇鎮州都幹轄雲州觀察使劉延翰帥眾禦之崔彥進
潛師躡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
分為八陣趙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虜
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
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以擅改詔旨為疑李
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

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
褒之○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辛丑初西南夷不
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
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為嶺南轉運使江表用兵軍中須索
百端仲宣皆豫諸畜與以資軍用○又陶器數萬事分給

許仲 宣紹 西南

獲利 違令

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它物類此○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

置天

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庚寅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二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役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閏三月甲寅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二十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唐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四因獻文別試以勅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第士出身之日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夏四月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癸未上

試進士

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逮至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經及第○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慶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割善田數十頃廩給之選大學之通經者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知邕州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上大喜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孫全興郝士濬陳欽祚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劉澄賈湜王巖為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冬十一月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戊午駐蹕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閏寶末右補闕竇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嘗疾之上與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上亦為之不樂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牧養士馬徐為後圖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

賈

之弟也。○十二月甲戌，敗近郊，因以闕武賜禁軍校及衛上襦袴。時禁盜臘，有戰士獲麀，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薦，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補遺）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二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于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疑未有功者，此樂羊所以感嘆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國之君也。揚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寇準等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申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埃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暮歲之閒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士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可經父而行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者，長吏聞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莫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補遺）一王振而啓三十年窮兵之禍，一王韶而貽數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雖荆普用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趙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權，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之時，未有其機耳。

六年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今

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卹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呂源曰出宰百里最近於民祖宗勤卹民隱故詳擇宰令必引對觀視才否而授之雖一命初仕亦臨軒顧問臣已釋於前矣况乎百里之重乎

詔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三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風度瓌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養子也行檢不正上臨其喪問不肖安在惟吉伏喪側驚愧不敢起盡革故態後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二千衆於白藤江口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効澄等會王撰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全興伏誅陳欽祚郝士潛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

太平興國五年七月

呂源曰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孫全興等平交州庚戌全興等辭赴嶺南詔引進使梁迥供帳於玉津園餞之嗚呼全興等以官奉使恩禮既隆責任益重數路勞費以供是役兩界赤子歸於兵刃者不知多少之數也全興不能體國乃與侯仁寶較其釐之利有彼我之分遂無成功誤國大事償之一死不為過也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追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筵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關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二監狹窄肅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

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自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委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為江南人又益稱之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二月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夏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稱中書舍人郭贄參知政事太宗謂稱曰汝自揣何以至此稱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兼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多

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十一月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誡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親饗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

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其存彞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十二月先是諸州犯罪之人皆錮送闕下於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苦顯負沈亞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遣正身家屬別竣朝旨齊賢又言

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胥吏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勸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為江南人又益稱之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二月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夏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稱中書舍人郭贄參知政事太宗謂稱曰汝自揣何以至此稱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兼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多

遜赴貶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姬自何來乃居此姬頓首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慮其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慮衝之中以危法盡室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傾之風已芽藥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以勝正耳

五月甲戌親錄禁囚趙普等以上察見微隱相率稱賀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則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邊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八月廷美既出房州趙普恐李符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

不當癸亥責為寧國軍司馬。○冬十月上嘗謂侍臣曰朕每讀老子
 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
 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
 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幸金明池閱習戰。○行乾元曆。○十二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伯死
 ○先是桐廬縣刁術上疏言添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
 禁止之上覽疏甚詭降詔褒答焉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
 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
 使兼侍中。○以東上閣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
 使並樞密副使上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惟兵亂必寡學問今典
 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亦可免
 於面墻矣

高顯曰大臣不知學術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以才力任用
 為樞密使太宗慮其不學不能曉通變之事故以軍戒授之使知
 賢者行事也

孔承恭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於要害

只此二

處設木刻其字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詔行其言。○三月以右諫議
 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始分三司各置使王
 明為塩鐵使陳從信為度支使郝正為戶部使。○諸王及皇子府置
 咨議翊善侍講官。○上親試舉人擢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
 並賜及第諸科百十七人出身賜宴瓊林苑後為定制。○張齊賢初
 除轉運使辭曰上面命曰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齊賢乃訪得
 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
 在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肉好周郭精妙堅實可以由是定取
 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
 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可之。○夏四月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
 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
 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門一
 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閣門於朝辭
 日宣旨勸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初弼德超誣曹彬
 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一日詔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
 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壬子德超除名并

復用 曹彰

修時 政罷

魏晉 羅相

宋琪 李昉 並相

宴餞 晉

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德超屢稱其
 寬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
 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
 處之普不荅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憐彬無它待之愈厚
 臨朝累日不憚從容謂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
 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
 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八月太祖初以苞蒙之言詔盧多
 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
 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
 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
 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
 記錄送史館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
 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
 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冬十月趙普
 罷為武勝軍節度兼侍中○十一月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

宋監三十一

十一

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
 當不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 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

與卿等戒之○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
 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
 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丁巳宴餞趙普於長
 春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

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
 朴為天下先也○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
 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剖決精敏姦滑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
 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

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
 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
 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

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
 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於是命呂文仲充
 翰林侍讀與侍書士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

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滿以字學。○上於禁中讀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鳴吻建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銜三鱸魚墜揚震講堂下。抑以類此。

雍熙元年春正月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自開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副

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甲子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

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

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國之法使民不曉其輕重則犯法者少矣。本朝承五代之

制竊盜有死法故先帝存其法時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懼

而不敢犯也。取重者行之而貸其輕者不失好生之德也。今之竊

盜雖無死刑然犯者衆則先帝制盜固有術矣。

太祖時竊盜贓錢二貫者決殺繼稍寬其法至滿五貫者

死太宗朝多有特貸其死者然尚存其法以警於衆真宗即位咸

平元年命張齊賢王濟等刪定編敕齊賢以民犯盜者衆以死懼

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未幾齊賢拜相是歲十二月給事中柴成

務言強竊盜刑名比律文用一半法又經大中祥符之後至仁廟

景祐有詔寢至於極寬自後竊盜固無死刑而強盜持杖者悉皆

有貸法也。故與祖宗立法之嚴治盜之峻正相反矣。宜其犯者益

衆不足怪也。

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朕

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為

慰。今夕與卿等且各宜醉。○秦王廷美卒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

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以克惡朕以同氣育親不忍真之於法。俾

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乃追封涪王

謚曰悼。○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喪詔強起之穆哀戚過甚因

致毀瘠暴卒。上臨喪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方此擢用遽

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二月朔親閱將校皆按名

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塞。○遣秘書丞楊延慶等

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

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

若此况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調也。○召宰相近

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

知州

賞花

大正下 雍熙元年

觀魚
宴射

求書

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夏四月群臣請封禪以乾元文明二殿火災故罷之○五月除江南鹽禁尋復之○以京官充堂後官○上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志為逸豫覆亡之速皆自貽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六月求直言詔天下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且詞狂妄上覽弗責因謂宰相曰然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田錫上疏其略曰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乞今後凡有奏陳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求而不可屢變又曰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備負而待之若冗秩也

田錫觀田錫上疏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有三矣

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冤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九月西夏李繼捧來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關繼遷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與其黨奔入斥澤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相聚為寇知夏州尹憲選精騎夜襲斥澤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及妻繼遷僅以身免後有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捧漏泄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上用趙普之策出繼遷委以邊事端拱元年李繼捧賜姓趙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捧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淳化二年保忠來乞師上命蘭州團練使程守素率兵赴之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

保吉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實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
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
可復歸夏州耶田錫嘗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
保吉其切中時事之言自中

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三等醮儀○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
山隱士陳搏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
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
琪等從容問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
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
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今古深
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賜搏號希夷先生

陳希夷曰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得之穆伯長伯長
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
長得之陳希夷愚謂希夷隱者長於數字而未必長於理李者也
濂溪之圖太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李蓋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者也

嵐州獻牝獸一角上曰珍禽奇獸美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此

乃上瑞耳○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秘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

七歲能屬文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上曰可與一官留
京師故有是命○十二月廢嶺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

后○先是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
宮造數千人今宮中自職掌至於麗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
人得進士梁顥等百七十九人得諸科二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

第唱名自此始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
堦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

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能之左右
獻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得諸科二百

二人並賜及第○夏四月復置明法科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
五月中書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効上

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竄逐之臣
郊裡已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職嶮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

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

不赦

賜第

賢

賢

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振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祭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鼎州水溢害稼○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大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擊之帝誨督其力皆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元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弃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准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准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刺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冬十月錄繫囚上決事至日盱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况人君能惠養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臣曰此推廣太祖恤刑之意也以太宗愛惜民命而一刑之微皆得以上達可謂仁且勤矣而當時田錫且曰陛下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日午於講武殿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陳關軍士或躬問縲囚或親校簿書恐於大軀有所未究此視事太勤憂民太過也抑不知諫官置之左右御史委之糾彈給舍許之封駁豈非人君之躰歟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沖之女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屬也時知廣州鄆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鞫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大恢詣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

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係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忠以副任用用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用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龍溪縣主簿王濟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鶴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太祖朝河清縣令史班火井縣令蕭壤皆奏移治所而王濟以縣主簿亦得奏事以此知祖宗下情之不壅也供奉官為巡檢許其便宜主簿輒自以便宜輸鶴翎代鶴翎為箭羽今之小官下吏已不能如是而監司按察不惟不能容而自亦不能為也宜其蒙蔽上則負國下則困民使天下紛紛未能休息者弊在此也

○雍熙三年春正月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請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三月潘美出鴈門與虜戰勝之逐北至寰州刺史趙彥辛降辛巳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守臣趙希贊降轉攻應州節度文正降田重進圍飛狐守將吕行德降又圍靈丘守將穆超降夏四月潘美克雲州田重進至蔚州耿紹忠舉城降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

十萬衆聲言取幽薊且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兵於幽州不暇為援於山後既而諸將多得山後要害之地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接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却軍以援芻粟乎亟遣使止之而彬所部諸將聞美等累捷已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時方炎暑軍士疲之以糧不繼乃還師境上為虜所躡五月庚午虜追至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上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岐溝之敗有三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之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薊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趙普上疏諫其略曰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迂徙鳥獸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伏自大

入罪

之敗

之敗

代州

下哀

中律

印紙

武

發驍雄往殲兇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
 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事無
 固必理實變通願頒明詔速請抽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初議與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中書不
 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
 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丙辰以
 御史中丞辛仲甫為參知政事○秋七月發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
 事頗忤上意授給事中知代州○九月刑部張必上言望自今應斷
 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停見任從之
 嘗有犯大辟者詔特赦上謂必曰朕以小人犯法原其情非巨蠹故
 貸死流竄亦足以懲文之也必對曰先王立法蓋為小人君子固不
 犯矣上嘉其言○十二月契丹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
 與戰全軍皆沒賀令圖一歲中父子皆敗○契丹入寇代州神衛都
 指揮使馬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知州張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先是齊
 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虜所得俄而美使至云奉詔毋得
 出戰齊賢乃閉其使夜發兵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列幟然芻虜意并
 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

勝敗者兵家之常事不可以勝而驕不可以敗而沮張方平言國
 初與契丹八十戰惟張齊賢僅一勝此說未然如田重進降飛狐
 等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又克靈州未嘗不勝惜朝廷之
 謀不定帥將之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也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虜勢益振長

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鹵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

丙戌降德音○二月知制誥范杲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

朝大典因召為史館修撰○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

印紙令書課績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於時改而更張人獲其

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具書其狀令同寮共署無得隱

漏罷官日上中書考校○夏四月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詔陳禦

戎策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
 五月以鄭宣劉墀趙載並為如京使柳開為崇儀使劉慶為西京作
 坊使初開知貝州上書願効死北邊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
 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幽薊於是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

誅夢

民李

益

禁私

薦孝

更貢

李法

推用

史官

躬耕

籍田

寇亂以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鄭宣並以文臣
 換武○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
 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家官為徵督急於
 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為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控下毀辱之伉
 兩上章論其事皆為邸吏所匿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上命捕益
 械送御史臺鞠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
 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民間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
 八月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
 有闕負即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九月辛巳
 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郊親耕籍田置五使如郊祀之制○十二
 月朔乃詔自今歲命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應已得解者明年春
 集闕下未得解者許至秋取解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拾遺羅處約
 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上於東郊親饗先農以後稷配遂耕籍田
 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終於千畝豈以三推為限
 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

李昉罷相
 二月置司諫正言○李昉罷相先是程馬周擊登聞鼓訟昉身任元
 宰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會連
 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戾咎在宰相遂罷為右僕射○以趙
 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
 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
 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
 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
 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
 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呂端曰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太祖規模廣
 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
 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
 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歟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
 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於是

趙普廉得其專殺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按利用具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

商州

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郝隨蔡京則奏梁師成王黼則事重貫皆交結內侍以為腹心人言內外朝常合為一然以公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

趙普

不求

恩澤

呂蒙

正遂

恩澤

夏五月置秘書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其中○閏五月以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近世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國祥等又命王卬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以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及第○御史中丞嘗劾

史權

唐河

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于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秋七月除蜀蓋禁○八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十一月虜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大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哉我將身先士卒死於虜矣都部署李繼隆曰關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虜騎大潰捷奏聞群臣稱賀隆璽書獎賜

張洎

請建

三鎮

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南馳眾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王禹偁奏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

患在無權請於遠邊上建三軍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勇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自今頻召大臣議邊事毋使小人間廁

言和者至於自任各分而不知戰言戰者至於輕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紹興開禧權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猶命孫全照繼畧和好以曹彬之名將猶言講和之利則和戎誠息民權宜之策然必如趙字之言許散盟於外修戰備於內可也

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已寬恤邊郡○三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六人擢堯叟為第一○賓州錄事參軍孟巒避遠征不之官詣匭自陳太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二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戍戍雨○六月初左正言直史館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曰朕欲擢用準宰相以開封府推官上曰此官且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從之秋七月拜樞密直學士

曹鼎之役羽書五至準不以為憂惟曰親征而已其渡河也方且與楊億酣飲連日有似安石圍棋清談之風豈知準自前朝極言北邊利害太宗已許之矣此豈空言無據而告真宗以親征之議哉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字上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功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人臣為郎官未至通顯雖負宏才有奇節何以為天子知也蓋天子以用人為急博采廣聽故得其實不惟擢一賢使之盡力凡為人臣知才節可以自結明主得不勉勵真業乎人主若勉勵真業則廢職修廢職修則內外之事治矣是天子殊待二賢所以勸天下之士也

先是宰相趙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為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山為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忠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以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甲申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慧星出于東井凡二十日上避殿減膳○威勇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窺取之詔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虜將于越率精銳萬騎來迎緣邊都巡檢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夜遣兵躡虜後列陣於城

北以待之虜方會食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虜將皮室于越食未竟棄已著為伏兵中其臂膚遂奔潰俘獲甚眾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虜戰曹河之斜村衆其帥大盈相公等二十餘級虜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而大王

其狀太宗賞之自諸司止加刺史及數年之後盡聞其功止迂使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

八月大赦是夕彗沒○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所費億萬計工畢田錫上疏諫曰衆以謂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纍血上亦不怒○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上以歲旱手詔賜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是文變見以來以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當與卿等審政刑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春祐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遠廷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奏上上及群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十二月庚申詔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朕此欲只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趙普等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太宗二



趙普

改元○趙普以病免朝謁疾篤二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

致政

留守兼中書令○二月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

文集賢

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

館集賢

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登州二縣饑詔賑之○三月詔尚書

省四品

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內舉一人充知州通判○自趙普罷呂蒙正以

寬簡居

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敷

奏有適時材

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群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

皆喜過望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五

月令刑部

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止按牘勿復遣鞠獄置御史

臺推勘官

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辭日

上親諭

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

為彛制

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又

改鑄

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

以年號

元寶為文○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八月令左藏庫

籍所掌

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

進御

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賢卒皆毀之○冬

十月以

錢若水為秘書丞直史館若水初佐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

逃亡不

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

富民不

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尸於水中遂失尸罪皆

應死富

民不勝拷掠自誣服若水獨疑之留其獄一旦詣知州昇人

言曰若

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

在若水

因密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

之乎對

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

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某滅族矣知

州欲為

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免死其論功非

本心也

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耶知州歎服上亦

聞其名

會寇准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同州觀察推

去節 正殺 去節 正殺

官○十二月時群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專達於有司頗容
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
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詔從祕請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
之

早蝗 自負

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二月上修正殿頗施彩
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曰悉去彩繪塗以赭聖賜祕金紫而
遷之必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如昔唐未有孟昭圖者朝
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閏二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三月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譴如
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
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五月置諸路轉
運使○秋七月上謂二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
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
厚歛於下○八月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
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
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

呂蒙 正罪

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九月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
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
之性所命僚屬采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
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
未諒此心耶於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禧
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箠誣而沆又呂蒙正之妻族蒙正
罷為吏部尚書○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庚子以王化基為御
史中丞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
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夫三
司使額乃近代權制請廢二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其
二曰謹公舉其三曰懲貪吏其四曰省冗官以為州郡設監臨事務
朝官乃使臣等數倍於舊之行裁減其五曰擇遠官上嘉納其言○
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
此始○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一卷以獻上嘉之賜
詩一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
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二體書其詩命刻之因徧賜近臣又飛

均節 全司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去節 正殺

淳化二年

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求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淡自處不奔競於名官上嘉重之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十一月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其章○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以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其次不在士安下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洎以乏德行不與郭贄以乏時望不與蓋翰苑乃儲才之地豈可輕授哉異時楊億不草冊后之制劉均不草相謂之制則我朝涵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引別為新圖十二月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蘇易簡於本院會韓丕畢士安李至楊徽之梁周翰柴成務呂佐之錢若水王旦潘謹修王著呂文仲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二體書詩

宋監四

石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以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宰相曰蘇易簡以卿等詩什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女真言契丹絕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其後遂歸契丹

○夷狄之自相攻乃中國之利而中國使夷狄攻夷狄則夷狄得以要助於中國矣以女真之請伐契丹太宗猶不之許宣和乃航海通女真以伐契丹是何不度德不量力耶

淳化二年春正月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詔諸道轉運使自合釐革度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鹽鐵使魏羽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上曰當察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三月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

淳化三年

題
易
題

頌
惠
方

央
獄
得
雨

飛
蝗
見
死

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
 永甫田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於是召三省兩
 館文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策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卮言日出賦
 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會誓錢易時年十七日未
 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點之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
 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上諭之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
 選効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功也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
 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二首箴一首上謂
 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及千餘人皆朕所選
 擢此等但能自檢情美替而歸則馴致耳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
 儒行篇勸近臣以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誡初
 內殿策士例賜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勸暨孫何
 則詩箴並賜時論禁之○上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
 本頒天下○夏五月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相曰亢陽滋甚
 朕懇禱精至並走群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冤蓋郡縣
 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
 刑獄已酉雨宰相率稱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
 無所負矣而又愆時雨蓋陰陽之數也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
 計臣聚斂培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
 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懃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中書庶務卿等尤
 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六月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
 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能害及田
 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對曰蟲
 蝨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係歲時聖心焦勞憂念黎
 庶固當感通天地臣等職在調燮伏增懃懼是夕大雨蝗盡殪○時
 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宰相遣使臣於京城四門增價以糴令有司虛
 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歲飢則減價糴與貧民遂
 為定制

○常平者欲其常常而使平也然領以常參官則其終不免
 有州縣移用之弊至于景德始以司農領之稍重其權矣然出入
 之時由縣而州由州而提刑由提刑而司農文移回報動涉累月
 不免有失時之憂此所以啓王安石置提舉之官也豈知提舉官
 置而青苗行
 倉法壞矣

太宗 淳化三年

秋七月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昺判之○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上聞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社稷臣也

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一書至終日李文靖亦嘗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終身行之聖人之言其有益於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以之而誤成帝何晏以之而禍西晉書惟在入善用耳

諫北伐一疏有以沮貪功之輩論彗星一疏有以破諸諛之言而以上親決庶獄察見隱微相率稱賀則近於諛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則近於訐矣然能推呂蒙正之晚輩稱呂端之為台輔器皆得其用蒙正質厚寬簡記人才於夾袋之中薦人可使朔方三問而三不易百官皆稱其職呂端持重識大體鑲玉繼恩於閣內而大計以定真宗即位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拜其瞻畧如此此皆得人之效也

八月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以隸習為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放遂稱疾不起上喜其高節不奪其志○九月群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

美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上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群書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冬十月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泣事明敏闕訟衰息倉廩盈羨冠盜剪滅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問其狀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似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蒙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詔應京朝官將命出入及滿受代歸闕者宜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考較勞績及銓量材器候外任有闕中書下其名類能以授之至雍熙二年五月命御史中丞劉保勳十月命右諫議大夫雷德驥皆同知京朝官考課太宗謂宰相曰朕前若於班籍欲選一人為河北轉運使而臣僚既眾不能盡識亦不知其履行自今德驥員臣僚歷任功過之跡引對取旨既得漸識群臣可以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業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耻以顧問懲惡勸善於是存焉至淳化三年又命王沔等既以前政預選建言應京朝官殿

犯令刑部供報以贓私公罪分三等又京朝官所陳歷任殿最
敢有隱沒漏落者並除籍為民刺問有司而受請託隱蔽其殿罰
不以報者同其罪初沔罷參知政事捧詔求見上涕泣不願離左
右遂委以同知京朝官考課條奏節自謂請直希求再用物論
甚諱又以御史中丞王化基同知考課王仍張宏皆故輔以至中
憲雜端皆任以此而初降詔旨考校勞績銓量才器然後引對吳
太宗建此一司而人君黜陟之所也

定配

十一月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聖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
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啓丕圖以
聖授聖謹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
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
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分左藏庫
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候右藏既盈即復以給

置署

淳化四年春正月朔親享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宣祖
太祖升配○二月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
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不弄

太宗初置京朝官磨勘院以考其功過定其殿最而升降
之差遣院以括其遠邇別其次序而任使之則是磨勘之設專責
實効今之審官但掌簿書定先後之次一吏之職耳升降黜陟蓋
無預焉夫審官求賢之意矣

畝田

有司言油衣帶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弃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
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
小大成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
雖在細微無所遺弃固非臣等智慮所及○三月初何承矩至滄州
即建屯田之議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乃以承
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
萬八千人給其役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眾
既而種稻又不熟群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
部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

何北

富弼因契丹議地所以請備河北也自慶曆熙寧以後朝廷備禦
之具常詳於西畧於北西戎雖無警而常嚴備以待之北狄之隙
稍平則上下晏如也河北陝西皆宿重兵而西師獨強者非西強
於北蓋西戎嘗有康定之叛故其動則禦之靜則防之又自熙寧
紹聖元豐崇寧皆用兵於西師獨冠天下北狄為金縷所啗日月
既久而和好如故河北之備稍緩所以啓女真深入之謀也
五月詔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見任職幕州

太宗 淳化四年

縣官內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長者各一人。○丙午張洎赴翰林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錢若水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獲功過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蘇易簡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毀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請也。○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從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六月以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駁以聞。○七月先是上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各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已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

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向敏中上言臺司多受遠方疏不報恐失事機請別置局署命官專泣以防壅遏從之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張永德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答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上改容勞之

錫奏議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敢於盡言講官振職自孫奭始一二司振職自陳恕始人才雖盛於景德慶曆之時而實胚胎涵育於今日耳

秋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廬舍多壞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

張齊賢行孝

大名

河決

瀘州

李昉

賈黃中

沈能

相

蒙

正復

相

蘇易簡

簡急

於進

用

民詐

失假

豚

行黃

老之

道

乎昉等歎懼拜伏黃中山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冬十月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先是大名府蒙民有時芻蕘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言命徑取豪家廩積以供用由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澶州漫府城昌言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眾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上嘉之降璽書獎諭○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鞠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温仲舒並罷守本官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贖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蒙家安肯受賂乃蒙正未第時勾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

大監

八

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易簡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為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樞密院事○丁丑以趙昌言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假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交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

太宗 淳化四年

十陰
可惜

梁鼎
御記

言
置
蒙

蒙
乘
暴

李順
督
李繼
野叛

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十一月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為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謝泌上言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上不為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治百年之內亦無幾爾可不勉乎○十二月初殿中丞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克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於是為三司右計判官

淳化五年春正月朔上製元日除夕詩各二章賜近臣俾之屬和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懼掠奪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東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抗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

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妾隨入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播笏挽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故必旁咨博採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剴煩洽劇用之於有事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朔方所以三問而三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故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謂李爾所知所不知人其捨諸

李順據成都僭號大蜀王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上聞之怒命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尹繼倫為都監以誅保吉○甲戌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

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熟於聞聽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劫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屈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郡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聞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之糗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雲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已有如此人百其勇也奏入上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行○二月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獗如此遂命勤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王繼恩節度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劔門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劔門與都監上官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

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于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已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醜姬惡申生讒于獻公而殺之斬尚惡屈原讒于楚而逐之降儼惡賈誼讒于文帝而疎之甚者李林甫讒殺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韋堅李邕輩又逐太子妃韋氏良娣杜氏嗚呼愛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險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言得行善人罹患可

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官之詐計如姚坦之見憎雖堯舜之聰明殆不過

是

澄汰
流品

李繼

打交

詐

王繼
恩挺
李順

御書
考績

馬知
勳

功

李繼
已純
孝

三月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為伶官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舜頗捷給與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上曰此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更避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移兵擊保忠保忠反為保吉所圖夜襲保忠帳保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初保忠遣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遷禮賓副使保忠既還光嗣執之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檻送闕下保吉引眾遁去○四月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因問宰相建置之始呂蒙正等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閩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丁巳王繼恩至成都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戊寅御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諭之○五月王繼恩之克劔州也馬知節實為先鋒繼恩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眾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慨然嘆曰死戰乎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眾敗去上聞而嘉之授益州鈐轄○王繼恩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六月其子奭沂峽求其父尸北至夔州船覆而死世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高麗國王治遣使來乞師言契丹侵掠其境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秋七月厚禮其使而歸之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八月殿中丞李虛已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申循吏之目上喜甚賜以五品服改知遂州賜錢五

太宗 淳化五年

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曰已與五十緡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九月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况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曰朕為卿潤色可乎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宋史四

惠和為政完摧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鑿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余○先是蘇易簡薦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於是始命赴部上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當以便宜從事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二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王繼恩日務宴飲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詠曰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乃不敢言繼恩嘗送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復命張詠以撫之始威終惠兩得之矣抑繼恩者使之掌兵得無陷李唐之政耶然繼恩雖有功而不敢驕雖不與宣徽而不

宋宗 傳化五年

敢然太宗蓋有以勳之也其與童貫握重兵在外而朝廷無以制之之道異矣使當時不知所以制之愚恐無夷狄之驕亦必有宦狄之禍矣

十一月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兇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者我意及是又草賜繼先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神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丁卯大雨雪群臣稱賀○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群臣稱賀賀日不食蓋始此○王繼恩御軍無政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

○宋至道元年春正月朔德音改元○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請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上覽奏嘉之即遣皇甫選何亮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契丹大將韓德威誘党項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以遣使奏捷上謂左右曰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

宋監四

今果如吾言○初趙贊自京兆罷歸以贊為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與贊親比累遷監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次所為皆不法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以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諸州奏案頻有官典盜用庫物者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竊庫物雖至鉅萬止一盜爾亦何害於民政哉若黨庇檢人稔成奸惡以茲蠹政其為盜大矣○二月甲申命宰相及群官分於京城寺觀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王禹偁請自今更不御署上曰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三月朔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並走群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際頗有冤繫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察刑獄翌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係囚獲原宥者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後二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乙巳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赤烏白兔各一云烏

至道元年

錢若水 賀日 食不 虧

子河 捷 之

趙贊 鐵都 監

錢若 水

烏兔 瑞

鳥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群臣不成服禹偁與賓友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禹偁罷知滁州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禹偁以狀不加式却之及在滁州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頗肯虧價哉。○參知政事寇準奏曰近者邊上易署主帥增修甲卒深合事宜上曰天下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怠於聽斷至於疆場戎事既安危所係亦皆是朕一一躬自籌度預為制置以防其漸若臨事倉卒則無及矣因語及用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太康縣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者北方之色兔即陰類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辯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六月詔募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年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八月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

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司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宜仍舊貫。○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

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得無賢於舜授禹之事乎噫禹不傳賢而傳子吾孟子嘗斷斯事矣天与賢而与賢天与子則与子使傳賢而可以久焉禹蓋先後世而為之也何至有舜於來世哉而况少年天子百姓相慶負社稷王神器有歸寇萊公自青州召還上亦謀及儲貳事準對曰臣觀諸子惟壽王得人心可以副天下之望則是真宗之立亦出於大臣之議論庶民之推戴而非出於太宗之私心也明矣知真護名賢歷陳忠孝師傳重任深戒順從輔翼元良養成德性李沆李至等與有力焉烏乎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均之為聖人也均之為

太宗 至道元年

子弊

夏四月先是五品以上官皆攝太祝上謂宰相曰膏梁之族官勲固已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重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負不十數年遂通閩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

曰用人以世唐虞三代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才俱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教課國子之法一切廢棄此任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富諸人所以裁抑而不恤也

入寇

五月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

鬼

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懼其殃朕曰夕念之不遑寧劇○辛亥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遣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來上呂端等言臣等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

西邊

呂端等備位廊廟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壬子洎上疏言靈武封壤必不可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接上初有意弃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

准

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七月參知政事寇准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

金宰

官吏皆進秩准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其素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馮拯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既而准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准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

和印

准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之尋出知鄧州○閏七月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廷別設摎位次宰相之後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勅並以開寶六

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益鐵使陳恕峭直守公性廉阿順每便殿

奏事上或未察必形誚讓恕斂版蹙階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察其忠

亮多從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真益鐵陳恕當時言稱職者亦以恕為首焉

曰陳恕在太宗淳化四年自益鐵使入為參知政事繼罷政

至四年十月乃除三司總計使後復三司以恕再為益鐵使至真宗咸平四年正月始罷祖宗時三司權重幾至二府日造榻前故

太宗 至道二年

陳恕丁謂李士樞田况皆通曉則用有名于時而陳恕已參大政
自淳化咸平兩朝
十年主領計司

八月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連而授朝官上欲肅清中外臨
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而無私累者必加獎擢焉○九月夏州延州
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
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罕自慶州張
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繼隆遣其弟繼
和馳驛上言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
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行十數日不
見虜引兵還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
捷而諸將失期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
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及進師烏白池得精兵五千轉戰三
日虜沃却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
者斬虜躡其後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上初以
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
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
十六戰而抵其窠穴悉焚蕩之

議義曰西事之興出於吾國之寡謀蓋自太平興國之七年李繼
捧以地來獻且欲密通王室而式化厥訓焉不令兄弟交相為喻
於是地斤之澤有人矣朝廷之區畫地里之險要彼實知之靖言
其由誰執其咎三族之陷未幾而三窟之計已就其患未有紀極
也已而繼捧就擒繼遷效順轉車之勢雖失而唇齒之計已成我
狄無厭下臣下叛何可以中國待之哉由是西征之志銳然矣鄙
州節度之不奉詔吾不為之辱靈州環慶之率眾入寇吾不為之
沮張洎願奔靈武之奏吾不為之疑部分諸將五路進兵方畧之
授陣圖之示崇政射刺之閱聖策先定必有大功烏白池九月之
勝首可犁西夏之庭而掃其穴矣

又十月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
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
歲增鑄錢數十萬緡○十一月先是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
不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取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
賤故販者甚眾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發運使楊允恭奏請悉禁
之而官遣吏主其事詔從之允恭又請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
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增五十萬
八千餘貫○十二月有司言鳳州出銅鉶定州出銀鉶請置官掌其

增鑄 錢監 禁准 商鹽

烏白 池之 捷

太平興國二年

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是歲大有年

至道三年正月以戶部侍郎温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時邊境多事上垂欲相仲舒而罷呂端不豫乃止○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是月供奉官兩浙轉運司承受公事劉文質入奏察舉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孺梅詢高貽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迹並降聖書褒諭上曰文質善於采聽特遷西京作坊副使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温仲舒宣遺制

龍圖閣曹公輩嘗曰造邦受命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又曰保世靖民為帝太宗德未有盛焉烏乎太祖未嘗無德而言功不言德愚是以知功之高太宗未嘗無功而言德不言功愚是以知德之盛

真宗即位於樞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聞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鑱之亟入宮后謂曰宮中安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夏四月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鰥寡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甲子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戶部侍郎並參知政事○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翌日求對懇辭上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神君不能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貶趙逢真宗之遣郭贄信乎其英斷矣

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李應機嘗知咸平縣上以壽王尹開封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時王勢謹呼於縣庭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答子之人杖之二十散從走歸泣訴於王王嘉其諒直及即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

太宗 至道三年

應機 嘉

大 善 遣 籍 知 太

真宗 即位

應機

言

積

誦王

等

祥瑞

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應機使謂曰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走馬怒強應曰諾明日使人請應機曰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於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蹴踏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李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為人浸疏之○己未宰相呂端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熙○知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既露而旦草行廢制詞語復訕上故先紕之○五月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詔以國家大本足食為先今億兆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為市余以實倉廩○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赴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王繼因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削籍流潯州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因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朕已令擇給事歲深者放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祚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範也○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結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言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涕蓋鎔等迎合上意爾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挹當今若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

太宗 仁宗道三年

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

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也將俟滿歲即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上

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便殿命坐上問近

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

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曾中詔如也上每見呂

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

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云大宮庭皆祀頗峻命梓人為端納陛

○秋七月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

務皆有條理上甚嘉之○今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曰臣切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

時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洎靈州送

狼草迴來死者十有餘萬議者即云地震已應於此臣則未以為然

動之方位既在關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關輔若有寇盜弄兵則臣

慮西川復保劍關之危南方復持重江之險閩中越中淮南湖南豈

無見利忘義之人豈無幸災乘便之者上乃出其疏示呂端等曰卿

等詳酌行之○九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旌鉞戶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矯並為樞密副使上謂之曰近密

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

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矯佐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

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

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矯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用焉○左正言

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上覽而善之其一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

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上

旨動必中覆實矣成筭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

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其二申

明太學曰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關至公之門莫若使寒雋之士由

不得貢鄉士之門郡縣皆按舊典重立學官精加課試公與薦延其

三登華遷轉曰躬祀園丘誕敷需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今之班簿

臺省官寺凡八百員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

臣多於州縣其四議復制科其五議復鄉飲○監察御史王齊上疏

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加俸祿六謹政

陳十

馬亮

言四

力術

擢用

王欽

定配

事

教七選良將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其略曰守小謹者似德
懷怯懦者似怨容姦惡者似仁蘊諂諛者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
訛者似直植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貪祿位者似勤若斯之流
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之基也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
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如省吏又曰官多奉薄莫若俸厚而
官少衣食既足廉耻自興○刑部負外郎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
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
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宣德意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
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構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朔
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比部負外郎刁衍上疏言私賞無
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
佞之口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冬十月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
來歲夏秋統輸送詔悉從之○十一月復分三司勾院為二命官各
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初為亳州判官
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

先支濕穀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

七縣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詔選官閱實

亳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詳抗疏乞全放上即位於是擢用因語

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

毋賓吉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欽

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

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詔工部侍郎錢若水修太

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

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

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園丘孟夏雩祀夏至

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
生帝孟夏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園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
可○十二月詔諸路轉運使申飭部下令長勸課農桑○先是上訪
宰相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言靈州不可堅守萬口同議
且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
有餘今則無子遺矣安可復守之於是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

太宗 至道二年

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効節上甚悅○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准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

臣等曰以真宗繼太祖太宗之後兵未至多吏未至冗僧牒未罷而緇黃亦未熾也而王禹偁言之貽謀之初冗官之負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齊言之當時私賞未至於及小人私罰未至於施君子聲色游逸之事何有也而刁衍言之豈憂治危明職當然耶景德祥符以後王欽若唱神道設教之說丁謂唱大計有餘之議而天書降矣當時豈復有禹偁田錫之言哉

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